羣鶯亂飛

文：馮蘅　畫：家發

那夜你把我當作色狼

他們離開那家餐室，找到了的士，司機繞路遠不肯過海，但說可以載他們到港島市區一處，那邊邊停着九龍車呢！後來他們轉了車，沈蕙送常恒到他家樓下，自己原車返寓。

星期日上午沈蕙得到大衛的電話道：

「昨天我沒有什麼輸贏，同坐的湯美贏大錢，今夜請我們去『北京樓』吃京菜。你返工嗎？」

「我下午返。」沈蕙說：「昨夜……」

「昨天怎樣？」

沈蕙祇提到她輸多少，諱分到紅的事，他說星期一、二再通電話。

星期一上午十一點沈蕙打電話到常恒的公司中，他已返工，她說：

「我祇是關心你而已？」

「星期六回家，洗了一個熱水浴，即感到沒有什麼不妥了。我此刻要和一位來自新加坡的先生談話，拜拜。」

沈蕙收綫，這時謝太不返工，提到昨夜失眠。凌晨大概四五點才成寐，沈蕙提週末馬場失意，謝太道：

「祇須情場得意夠了。我的私生活平平淡淡，週末贏了四千幾，我雖得贏這許多錢，中午我請你了。」

她們一點另五分到那咖啡店，不再叫快餐，是吃「阿拉卡」了。離開那邊，她們到百貨公司看看，長些知識而已！回到店裡已是四點，任青告訴沈蕙張先生來過電話，在二十分鐘前。

再二十分鐘，沈蕙也接到史蒂文的電話：

「那夜，你把我當作色狼，我不可能在電梯中獻寶。」

「那夜你喝了酒，此刻仍醉嗎？」

「沒有沒有，如果那夜你因誤會而驚慌，我此刻向你致歉。」

「我很忙，拜拜張先生。」

「你還在生氣，若說史蒂文拜拜，我接受了。」

「拜拜史蒂文！」

沈蕙收綫後還搖搖頭，她發現另外三人對她注意呢！以後多日，沈蕙未見史蒂文，亦未接到他的電話。也與大衛每星期至少會面一次，常恒自上次帶她到馬場後，兩星期中祇來過一次電話而已！

（一三二）

七：與媽媽也不交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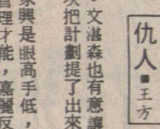
嘉美與嘉麗，比家興早五年與三年回港，一直在協助媽媽工作。嘉美是會計主任，嘉麗是行政經理，而大哥家和則是掛了一個人事經理的銜頭，什麼工作都沒有做過，嘉美與嘉麗却實實在在帮媽媽做了不少工作。

家興自從担任了總經理助理的職位之後，除了薪金之外，還有不少開支，要出公數，這都是要經過會計主任嘉美的手，才可以過關。嘉美把關把得很緊，姊弟倆往往因此而吵架，嘉美還持眼單向媽媽告狀，說家興胡亂花錢。

媽媽最不滿意家興的地方，倒不是他亂花錢，而是他闊，自己去做。文湛森也有意讓兒子試試身手，所以，家興每次把計劃提了出來，他總是會滿足兒子的要求。

可惜的是，家興是眼高手低，他的計劃以失敗告終的居多，管理才能，嘉麗反而勝過家興多多。她是讀工商管理，對公司的行政事務，自然比家興內行。家興學的建築工程，如果他一從英國回來，先到地盤做見習工程師，也許會好得多。

兩年後，嘉英也從英國讀完書回來了，她學的是法律，一回來即進了一間律師行做見習律師。



骨肉仇人　■王方

八：心情沉重了

冰山，雖然，她對他的挑逗，視爲計獃，但由於她不反抗，他就可以爲所欲爲。

終於，她的情慾給挑動了，他看到成功了，却於此時起來穿衣道：「你要我時我不要你，我去找女朋友去叫你的朋友回來，給你慰藉。」

「誰是我的男朋友？」

「經紀劉呀，他替你買賣股票，賺了大錢那一個。」

「你到那裡去？」

「去找我的女朋友，因爲我需要副冰山態勢。

然而，人乃血肉之軀，不是眞正葉敏兒說自己一無所動，擺出一笑出門而去。

他很有信心，自己如此折磨葉敏兒，葉敏兒一定忍無可忍了。

然而，當他出外尋求解決了後，凌晨回家時，見到了葉敏兒又安靜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夜，徐紹光上床時，葉敏兒又笑着說：「今夜，不打算將我那冰山溶化了罷。」

徐紹光無言，因爲他明白到，自己的手段給她識破了。

葉敏兒在枕邊，偶然自然自語說：「我們彼此鬧鬥忍耐力，結果，會有一方忍不來的。」

「你說那一方？」他插口問。

「鄧太，你別聽他亂吹牛！」余富財咀裡責備着他的秘書，臉上却掛着笑容，心裡是十分受用的。

「這全是事實，我並沒有誇張。」張先生說。

「對，今晚的菜的確做得好！」劉嬸英點頭。

「如果你喜歡的話，希望以後多到舍下作客。」余富財笑着說。

「我希望有這樣的機會。」

「有，機會多的是。來，咱們乾了這一杯吧！」余富財又興緻勃勃地舉起杯子。……

正菜完了之後，還有甜點、水果。

今晚的菜精緻，主人也熱情，劉嬸英沒法子不吃得飽飽的。

飯後稍爲休息一下，余富財又吩咐張秘書送劉嬸英。

走出大廳，那輛平治大房車已停在門口，穿制服的司機更定地回答。「謝謝你今天的盛情招待。」

「你太客氣就顯得見外了。」余富財說。

車子開了，他還在後面向劉嬸英揮揮手。

從離開余家別墅的這一刻開始，劉嬸英的心情就顯得沉重了。

一個重要的抉擇正在等待着她呀！

劉嬸英很明確知道，這是一個機會，應該好好地去把握。可是，這一條路並不是平坦的，要得到成功，也許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。

而在HTV的一切，她也的確不甘心就這樣完全放棄，她還是要作最後努力的。

「當然，一定的！」劉嬸英肯定地回答。「謝謝你今天的盛情招待。」

「你太客氣就顯得見外了。」余富財說。

車子開了，他還在後面向劉嬸英揮揮手。

劉嬸英很明確知道，這是一個機會，應該好好地去把握。可是，這一條路並不是平坦的，要得到成功，也許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。

而在HTV的一切，她也的確不甘心就這樣完全放棄，她還是要作最後努力的。

一三〇：心情沉重了

一三〇：進房間內搜查

想不到史密夫能及時懂得拋「黨八股」的書包，這一方面是他天生聰敏，領悟性高；一方面是在上間諜課時，留心導師的講解，現在馬上能「學以致用」起來。

離開酒店，史密夫用信用卡取了一些錢，然後分予安東洛夫和伊蓮娜，和他們到附近的百貨商店購物。

趁着他們離開酒店，冒充酒店侍者的CIA人員立即走進房間進行搜查，希望能找到兩名KGB人員一些東西，從而找到有關的情報綫索。

在廢紙籮中，他找到一小段字條，這顯然是安東洛夫剛才焚燒時所剩下的，這是和波士頓方面聯絡的電話號碼，可惜已燒盡，使他感到失望。

床上擱着一件外套，是男裝的，相信是安東洛夫留下的，他狂喜，迅速搜查一遍，可惜內裏空空如也。

了不起，什麼也不留下——他心中暗罵，知道對方也是們十分機警的諜報人員，不容易從他身上找到什麼東西的。

但「侍者」並不氣餒，再從房內各個角落搜查，他相信對方百密一疏，總會留下一些綫索的，因此不可掉以輕心，應仔細謹慎地搜。

什麼都翻過了，結果毫無發現，他於是進洗手間。

美蘇諜影　■東尼

廿四：巧遇仇家

「呷醋？哼，你可知我與他的關係？」

小厮怒道：「莫不成你是他老婆？告訴你，你這丈夫風流得很，外頭的女人多得連我也數不清！你再不帶他走，我可不管！」

青年上下看了她幾眼，道：「原來你是羅敷有夫，嘿嘿，居然敢在家裡藏男人，還敢發橫使性！」

小厮不管她，將余顧南自床底拖了出來，青年霍地將刀抽了出來，小厮問道：「你作甚？」

「誰知他是不是給你害死了！」

小厮看也不看她一眼，伸手將草墻紮開，回頭道：「還不快將他推出去，前面已有人來了！」

「無寃皇帝、皇后們。」韋立高聲說：「我服了你們，我們根本沒懷疑，月湘和幸霞不是學生姊妹呀！」

「眞笨，捉到鹿不會脫角，就當她們是孖生姊妹來耍，又怎樣？」

一個高高的近視眼女記者教訓地說：「消息傳出去，對你們將冥新開拍的『名花無主』，不是很有宣傳價值嗎？」

于是，好幾個男女記者，請鍾月湘在候機室，重演迎接幸霞的過程，還要她們互擁，他們舉起相機拍其照片。

韋立聳了聳肩說：「仁兄仁姐，你們置我這個導演于什麼地位？」

「你們撈過界啦！」唐旋也笑着說。

「請看開些吧！」男記者說，他忙着搶拍鏡頭。

「我們攝這場面，帮了你們大忙哪！」女記者說，她舉相機，鎂光燈一閃。拍罷照片，大家包圍鍾月湘和幸霞。

鍾月湘嬌親熱地摟擁幸霞，向帶着相機的韋立笑着說：

「替我們兩個相似的動物拍張照片，看看誰叨誰的光？」

韋立快速把帶來的相機拿下，「卡嚓、卡嚓」先替她們拍兩張照片，再替唐旋、鍾月湘、幸霞、女秘書拍照。然後，由女秘書拿相機，替韋立等幾個人拍照。

做娛樂記者的永遠敏感，永遠應時出現，永遠不放過機會。現刻，至少有六個帶相機的年青男女，快捷走來，閃光燈閃亮，相機「卡嚓卡嚓」……

韋立打量娛樂記者們，說：

「順風車，我們迎接幸霞，事前沒有發出消息呀！」

「做娛樂記等你們公司宣傳部發消息而採訪，蛇都死啦！」

「沒有敏感頭腦，搭通天地線，怎可以撈這一行？」

「一個女編劇幸霞，長得跟鍾月湘一模一樣，她們被懷疑是孖生姊妹，這樣的消息，是最吸引讀者的

三代名花　■辛海

三：角脫鹿捉

二：巧遇仇家

一：白坦爽快人二界世

鴛鴦世界　■主樓倩敏　文：風蕭　圖

劉老總忙向門口招手：「快進來，給你介紹一位東京來的香港朋友，快來！」

這女郎線條健美，着的是粉色花綢旗衫，簡直將她的三段——胸、腰、下之美全露出來了，她身高，只用半高跟鞋，可怪的是一望就知她不是十八，就是十九，決沒有二十歲。

老劉接着她的手，讓她坐在王友春的右邊。王友春這時，同她以握手作見面禮，她笑說：「寧好？好漂亮！王先生。」這時房門又開了，先進來的是「媽媽桑」，緊跟着另一個姑娘——水磨藍牛女持，空心淡青綢恤，豐乳上翹，臉型有小半西洋美，烏黑的長髮，雪白的臉蛋，好大一對笑迷迷的鳳眼。

「介紹她吧，白蓮！」媽媽桑向老劉一笑，問道：「要不要三個人陪？」老劉一揮手說：「先坐一會兒！」媽媽桑退出去了。王友春聽到「三個人陪」，眞吃了一驚，這時老劉指指白蓮：「你坐邪兒！快叫香港哥哥。」

「香港哥哥！」那個先坐在兩男之間的名玉花，現在王友春是左右兩美，將他夾在中間了。「寧坐中間，我們兩個夾住香港哥哥！」玉花大胆地玩笑，她們喝可樂汽水。

老劉這時只向王友春以美國英語說了一句：「這兩個是第流公司的，隨便，靠得住就是了。」

此時兩位小姐忽離座站了出來，玉花的手向脅窩下動了一下，「嘶」地一聲，綢旗衫幼小鍊條開了，她以新剝蒸羊的玉體，向老劉大腿上一屁股坐下，一手挽頸，一手端起啤酒，自喝了一小口啤酒，便伸手去拉老劉的華鍊，老劉輕輕捉住她的手，伸了咀巴去吻她的玉花之峰。同一時間，白蓮已經卸下了牛袴，只作了一個小姿勢，淡青恤衫已落在地毡上了。她不再客氣，橫坐在王友春兩腿上——

「香港哥哥，你怕羞？哈哈哈哈！」

「先傾十分鐘，嗜，就入房。」老劉常跑香港，港語有八十分。白蓮已抱住「小王」，咀對咀教訓他：「唔，怎麼樣！」她親他的咀，伸出香舌，向他挑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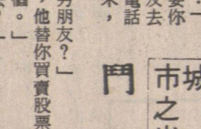
王友春不再害羞了，扣住她一隻高峰細聲道：「你眞夠漂亮的！」白蓮却扶他的手向下，咬他耳朵舐他的腮細細聲道：「你按住這兒！」老劉同玉花已匆匆起身，說「一會兒出來見」。——「可以進房了？」白蓮伸手捏王友春：「哥哥，謝謝你……你喜歡我。」首先侍候同浴，然後她爲他行法國禮。

一三〇：心情沉重了

一三〇：進房間內搜查

廿四：巧遇仇家

一三〇：開錄音器



城市之光　■匡成

門忍（七）

但阿占反對，恐怕會打草驚蛇，暫時按兵不動。

大波連載小巴出市區，蘇絲搶車帶兩個姊妹跟踪，一直去到旺角。

大波連落車，蘇絲亦吩咐兩個姊妹落車跟踪，自己則去泊車，隨後趕上。

大波連行入一間竹館，此竹館名叫大家發，約莫十五分鐘之後行出來。

蘇絲等人馬上返上車，開錄音器，聽見大波連撥到名叫華哥之人，約佢明日晚上在白金龍酒樓見面。

華哥曰：「阿連，雖然我認得你，知你係炳哥有話乜事呢？」

大波連曰：「炳哥有講，佢希望華哥去做下，希望你帮下手喇，佢識點做。」

華哥曰：「炳哥是否想着草？」

大波連曰：「唔知嘛，是否着草，佢自己知，佢有同我講。」

華哥曰：「阿連，佢連電話都有一個界我，我又點知乜環境。」

大波連曰：「炳哥亦顧慮到，所以只叫我來通知你，連電話亦不想打。」

華哥曰：「你最好通知佢，叫佢界個電話我。」

大波連曰：「華哥，如果可以打電話，佢一早就打了喎。」

華哥皺眉，曰：「照咁睇單嘢唔小嘢。」

大波連曰：「乜唔小呀？華哥，你係話炳哥好大剩啫。」

華哥曰：「咁又未必，佢份人小心啫，好喇，我依時候教。」

大波連曰：「記得準八點鐘嘢。」

大波連與華哥對白，顯示一個最嚴重矛盾，係華哥不信任大波連。

蘇絲馬上將一切報與阿占，阿占曰：「不必再跟矣，阿炳會派人同佢接觸，所講無非亦係這一番話。」

去浴室問大波連料，大波連一五一十將華哥神情形容一番，曰：「你話界炳哥知。」

大波連曰：「炳哥亦通知你，津電話亦不想打。」

華哥曰：「你最好通知佢，叫佢界個電話我。」

大波連曰：「華哥，如果可以打電話，佢一早就打了喎。」

華哥皺眉，曰：「照咁睇單嘢唔小嘢。」

大波連曰：「乜唔小呀？華哥，你係話炳哥好大剩啫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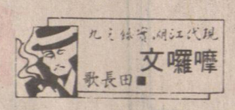
華哥曰：「咁又未必，佢份人小心啫，好喇，我依時候教。」

大波連曰：「記得準八點鐘嘢。」

大波連與華哥對白，顯示一個最嚴重矛盾，係華哥不信任大波連。

蘇絲馬上將一切報與阿占，阿占曰：「不必再跟矣，阿炳會派人同佢接觸，所講無非亦係這一番話。」

去浴室問大波連料，大波連一五一十將華哥神情形容一番，曰：「你話界炳哥知。」



九龍塘，明江代現　■田長歌　文　曜曜

一三〇：開錄音器

三：角脫鹿捉

二：巧遇仇家

一：白坦爽快人二界世

廿四：巧遇仇家

一三〇：進房間內搜查

一三〇：心情沉重了